電影日報

民國念九年八月念一日
第十四期
公共租界登記證G字八一九號
零售每份五分

閃電新聞

希特拉的閃電戰略

米高梅影片禁止公映

電影在戰爭中的力量太強大了
上海的環境惡劣大華片量有關

電影在戰爭中表演出來的力量常有太難想像的效果，譬如說在內地的中國製片廠，西北製片廠以及中央攝影場的出品，當是予人以最興奮的鼓勵，內地萬千觀衆在銀幕的教育下，著實發生不少效果。在上海，黃色影片反映出當前政治環境的苦悶，需要的精神食糧影片不能在上海公映，這就是說明電影在戰時所發生一種太難想像的巨力。據海通社消息，昨日柏林宣傳部突下一道遜雷般的禁令，拒絕美國好萊塢米高梅公司出品影片在德國境內公映，不但拒絕，而且全德屬領土內各戲院商人已經簽訂之各種賣買公映底合同契約，也完全作廢，並限期將所有境內現映或存留之影片加以迅速之撤回，這是一條閃電新聞，也是希特拉對電影市場封鎖和米高梅公司反攻的一個閃電戰略。

華納影片「大破納粹間諜網」（NAZY SPY）獲得全球影迷的熱烈歡迎以後，卓別林的反德片「獨裁者」也已經深印在每個影迷的腦海裏，於是米高梅的出品中，更多描寫德國軍曹的影片，自然那些太多諷刺嘲笑的反德影片，對於世界觀衆的視聽不能不有感應力，尤在德國人民，鼓起對元首發生反感的美國米高梅影片，無論如何不是德英戰爭中德國人民最歡迎的娛樂品，因爲英美既以默契姿態的合作，而代表美國政府的傳聲器的米高梅影片，自然免不了要遭受不幸的禁令，在上海環境日見惡劣的現象下，共公租界內的戲院均不敢公映「大破納粹間諜網」，結果由滬光映出，但在局面改變以後的現在，滬光恐難繼續公映反德片，這於愛看這種影片的上海一部分影迷看是一個太不幸的消息，尤以本市大華戲院獨家承映米高梅影片，將來是否會因環境關係而也受到片量短少的不幸命運一點，則又是不可逆料的事了。

定戶之幸運

今日中獎！
陸士君
定單第二五〇號
住同孚路同德里
院
大上海夜場戲券
二張九時零出

人人有戲券希望！早訂本報早享權利

彈彈鋼琴，唱唱歌——周璇自我訓練（王君華攝）

本報又一新獻

電影日報爲酬答讀者盛意起見，本日新又新精神，爲文化服務、今日起除每天刊載久炙人口之徐卓呆先生特撰李阿毛信箱外，並特約名畫家冉熙先生繪製極有趣味之「電影漫畫」，不日刊載，敬希讀者注意。

電影日報徵求

照片：首輪出品明星照片，擇尤刊登每張一元
文字：凡關電影不計長短，生動翔實酬報從豐
定戶：每月元半早上送到，天天抽獎送券二張
、園地公開

稿寄：郵政信箱二〇二〇號或牯嶺路廿號電影日報社

新都 夜花園
避暑勝地！乘涼佳境！
冷飲西餐可口可樂
音樂助興載歌載舞

明星簽名照片精華
影迷服務社特精選明星簽名照片六十張分爲四組每組十五張只收成本二角五分函郵箱二〇二〇號即奉

電影劇本　周璇 舒適 主演　吳村 編導

蘇三艷史

國華影業公司出品

學了歌曲又學笑，媚公子，迎王孫，心頭恨，心頭恨！（二）心頭恨，何時了，自嘆命苦無處訴，院中喜遇王金龍，怎知種禍根！世道薄薄人心惡，心頭恨！心頭恨！蘇三唱完，聽者給了許多錢，蘇三跪謝之（疊入）

八八景　十里亭

人：蘇三　崇公道
他們走到十里亭，休息一會。
崇：「我說蘇三，天這樣熱，路這樣遠，你又是一個女子，怎麼受得了這付重架的苦呢？來，我替你解下來吧。」
蘇：「多謝老伯，唔，我真糊塗，還沒有請教老伯的尊姓大名？」
崇：「我嗎，名字叫崇公道，因爲人說人公道，我說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所以我叫崇公道。」
蘇：「這麼說起來，老伯，你真是大好人啊！」
崇：「好人倒是好人，不過連一個子女也沒有，將來死了到乾淨。」
蘇：「老伯是不嫌棄，我情愿拜在老伯名下做乾女兒。」
崇：「那使不得。」
蘇：「使得的，使得的。」
崇：「好了好了、我被你這麼一來，公事可就難辦了，不過我相信你一定是被人所害，不要緊，到那邊，我來替你伸寃就是了。」
蘇：「多謝乾爺。」
崇：「別客氣了。」

八九景　街道

人：王金龍　儀仗　人衆
金榜：新科狀元一名王金龍（疊入）
街道，狀元游街。
王金龍騎白馬過市，鼓樂喧天。
王金龍喜不自勝。（疊入）

九十景　花廳

人：王金龍　臬台　藩台　差役
金龍在花廳與臬藩二台談話：「二位年兄，本院想這件蘇三謀害親夫的案子，倒是重要，我今天想就請二位一同審問這件公案。」
臬：「是是。」
藩：「尊命尊命。」（疊入）

九一景　公堂

人：蘇三　王金龍　臬台　藩台　刀斧手　崇公道　差役
擊鼓三通。（疊入）升堂。
王金龍端坐正中，臬藩二台陪於左右。
臬台：「來呀，帶長解！」差役附聲，崇公道入。
崇：「參見三位大人！」
臬：「可有公文？」
崇：「有的。」
臬：「呈上來、犯婦可曾帶到？」
崇：「已經帶到了，現在等在堂口。」
臬：「帶上來。」崇帶蘇三：「跟我走，」蘇三見守衛，甚懼。蘇三至公堂跪下。
王：「你爲甚麼不抬起頭來？」
蘇：「有罪不敢抬頭。」
王：「恕你無罪。」
蘇：「謝大人。」抬起頭來，王定神看。蘇亦發呆。
王：「噯啊！」昏倒了。
臬：「啊！怎麼辦，帶下去。」蘇三去。藩擁王入後堂。

九二景　後堂

人：王金龍　臬台　藩台　軍醫　役人
王昏迷不醒。軍醫來。
臬藩：「走好，走好，進來，這裏邊請坐吧！昏迷過去怎麼辦呢？」
藩：「是呀！怎麼辦呢？─」
王醒：「很對不起，讓諸位驚慌了。─」
臬：「請問大人，這是新病，還是舊病─」
王：「這是舊病新發。」
臬：「這案要不要問？」
王：「案情重大，當然要問。」
臬：「是，升堂。」

九三景　公堂

人：蘇三　王金龍　臬台　藩台　公崇道　差役
金龍等又升堂。
臬：「來啊，把剛才那個犯婦，帶上來。」
蘇三上堂。
蘇：「參見三位大人！」
王：「可有狀子？」
蘇：「有。」
王：「呈上來。」
蘇：「沒有。」
王：「咦！問你可有狀，你說有，叫你呈，你又說沒有，二位年兄，用刑。」
蘇：「慢着，讓我說明白吧，我是被趙氏所害，她用了銀錢，將我賣成死罪，發犂的時候，監牢裏有人可憐我，替我寫了一張訴狀，就藏在這枷內，求大人當堂將枷甥開，落個明白吧。」
臬：「請問大人，此刑可兔。」
王：「兔。」
臬：「來啊！把這犯婦的枷甥開來。」
差役：「是！」甥開枷，取出狀紙呈上去。
王看狀子：「唔，你詳詳細細的說，你爲甚麼犯罪？」
蘇：「我名叫玉堂春：：」
王：「嗄！你狀子上面寫的叫蘇三，爲甚麼又說叫玉堂春呢？」
蘇：「是的，蘇三是我的本名，後來有一位公子，爲了表明他喜歡我，就替我改這個名字。」
臬：「你第一個恩愛的客人是誰呀？」
蘇：「也就是那位公子，王：：」王着急。
臬：「王：公子，他是甚麼人？」
蘇：「他是吏部堂上的三舍人。」
臬：「說來也是世家子弟，你跟他有過的事情，仔細說來。

李阿毛信箱

本欄歡迎投函詢問，但以電影問題爲限

★（問）你第一部片子，叫『李阿毛與唐小姐』，第二部叫『李阿毛與東方朔』，請問第三部叫什麽？（洪連如）

★（答）叫『李阿毛與僵尸』。』不過這僵尸二字一發表，那些攻擊濟公活佛的人們，一定當他好資料，要大大攻擊，又要說鬼怪抬頭，然而他們不看片子，罵起人來，雖兒，一看片子，就會自己難爲情的。

陳雲裳及其汽車

★（問）有人說『濟公活佛』是反動性質，請教此話怎講？（倪善甲）

★（答）請你去問張善琨先生，就會明白。他的共舞台，演了好久的濟公活佛，他到底是不是反動。

★（問）人家說，濟公活佛是與觀世音鬥法的，究竟是不是？（TB女士）

★（答）兩張雖然都是佛教片，（但某種說濟公活佛是神怪片；）但濟公活佛並不是要和觀世音鬥法而講戲。所以有這種謠言消息，無非是某種人的離間之計。試看『濟公活佛』講成了好久，並不開映，先把『風流天子』上演，特地避免與觀世音同時，也可以明白了。

★ 徐卓呆答

特寫鏡頭

新陳代謝 嚴月閒將退休

候補委員嚴月冷

嚴工上的第二個女兒嚴月閒，在早一個時期，聲譽也是嘩過一時的，那時正是明星公司處於全盛時代，去年，加入國華，到今年，又加入了新華，大家都說，嚴月閒東山再起；預備在影圈裏再活躍一下。

但事實上、嚴月閒似乎已成爲一個過來人了，走紅之時已過，再也不能使西山的落日，回到雲霄中去了，所以記者有一次偶然的見到嚴月閒，談話中覺得她對於電影事業，似乎冷淡得很，再也不像一個初上銀幕時那樣雄心勃勃地拖着無限的希望、反之，她的言談間，隱隱地表示在不久要正式脫離影界，不願再幹那水銀燈下的生涯了。

新近，她在國聯完成了一部民間片『珍珠塔』，角色很重要，她的三妹嚴月冷，亦於今年與嚴月閒同時加入新華，近作是『杜十娘』，係與陳燕燕劉瓊陳娟娟等合演。

看樣子，嚴月閒在銀幕上的活躍是不會長時期的展開下去的，而嚴月冷在不久之將來、也許是可以走紅於影壇上的罷。

·最·後·消·息·

蘇三豔史 月底前映

國華新片『蘇三豔史』決定獻映於大上海，已誌昨日本報。茲據國華最高當局宣稱：該片公映日期定在本月底前，以副觀衆熱烈之要求。國華出品在外國戲院獻映，當以此片爲嚆矢。

銀本位

·東尼·

給陳雲裳不能不說的話

在今日上海電影演員中，陳雲裳已是一個深印在千萬影迷心中爲人贊譽的紅星了。然而正因爲是比較紅，利用她的地位作爲自已發財捷徑的聰明想頭，也就跟着出現，那就是所謂『代理人』者；在中國影壇的尙屬創見。

創見並不是一定惡劣的，問題是在它須要適應於某種場合的必然與否，同樣電影明星演戲，並不是一種屬於商業性的買賣事業，除了生活之外，創造藝術和鍛鍊演技才是必要的工作，若斤斤於一部戲的成功後，誇大地來一個多餘的麻煩招搖：這似乎不應出自一個前進影星的主見。

自然，上海多着的是一輩鬧手好事之徒、祇要認爲是『有利可圖』，在他們是無所不能的。我們不明瞭這事的動機是否起因於陳雲裳，抑或是好事者『毛遂自薦』，別有用心的恭維把戲，然而，在電影事業正待來個新的開拓的現在，開這種無聊的風氣却是極爲可怕的。

要不得的事情却更多着的，也許是『代理人』擔負宣傳工作的、因爲這樣似乎可以保持她的地位，於是，作爲報功領賞的手段，就是來一套陳氏家庭生活的記述報告，可是這位先生，是患着近視的毛病了，因爲，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無聊的生活私事，相反的，我們是需要她的藝術創造的成果。然而事實是最公正不過的裁判，從『木蘭從軍』而後，陳雲裳所給予我們的戲是一部不如一部的趨於平庸和流俗了，尤其是，作爲民間片的『碧玉簪』的演出，更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失望。

我們是愛護前進努力的藝人的，因之對於已往曾過成績的藝人陳雲裳的檢討也來得嚴肅一點。在這里，我願意以誠正的態度來忠告幾句話，那就是，欲保持榮譽的地位，惟有在藝術的創造上切實苦幹，像這種近於『流氓拍胸』的包辦買賣，頭是無頼者的無聊舉動，而可能的是，由此却招來了一堆輿論的指摘。陳雲裳是否甘願自暴自棄的給蒙着欺騙而毀滅了自己有爲的前途，在一個有理智的人是不難辨識的。

國聯影人——嚴月冷

今日電影

金城	風流天子
滬光	觀世音
新光	雙珠鳳
大光明	春江風月
南京	金城鐵騎
國泰	獄囚功罪錄
大華	小店鴛鴦
大上海	雪地塞兵
中央	費貞娥刺虎
亞蒙	孟麗君
麗都	孤軍血戰記
巴黎	姊妹花
光陸	梅仙小傳
金門	海濱奇冬
辣斐	碧玉簪
杜美	豹姑娘
平安	桃李爭春
光華	美人心
西海	璇宮豔史
明星	碧玉簪
恩派亞	飛人國
浙江	鐵窗鞭影
山西	十二集火燒紅蓮寺
九星	雛燕鳴春
榮金	碧玉簪
卡德	文素臣
共舞台	李三娘

請訂閱本報！
請介紹本報！
請批判本報！

電影日報
出版人：電影日報社 牯嶺路二十號
代訂處：金城大戲院
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各報攤均售

長短波

★李綺年每趟到攝影場拍戲，必有一廣東老媽媽隨於身後，大揮蒲扇，播送人造風。

★『王先生夜探殯儀館』裏有一重要角色林碧燕，係大新舞廳舞孃小王莉莉所飾。小王莉莉爲導演湯傑所賞識，而在該片中客串。

★上官雲珠，丁沁，傅威廉，內熙，蔡冰白等、最近每晨假座爵祿舞廳排練

★『江村三拍』，甚爲緊張。劇中全以唱歌姿態演出，尤以丁沁之歌喉，甜潤悅耳，使全劇窒氣輕鬆愉快！

★某日李綺年，余琳，岳楓等，拍完『梁紅玉』閒步康腦脫路，被一羣女學生包圍，交通爲之阻塞。結果巡捕到場解圍，李綺年嘆曰；『上海灘行路難！』

★藝華當局聘鄭重爲李綺年的私人標準國語教授，月薪自一百九十番加至二百十番云。

★韓蘭根加汽車戲司令時，不是一加倫或二加倫。是以加三元或五元作爲標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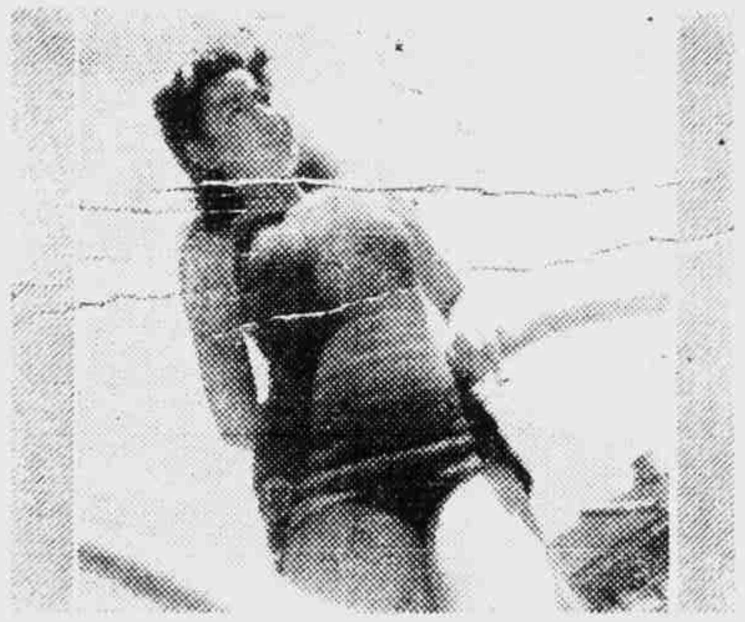
★李綺年暗地裏向人曰：『上海沒有愛人，工作起來無味！』

★瘦子鄭重近來工作繁忙，交際場中，不見蹤跡不久將有導演作品問世

★陳燕燕，袁美云，童月娟，黎明暉是影圈中著名的又麻雀搭子。而以袁美云之麻雀戰術爲最精熟，不過時常輸的。

★日前影界『雙王』拜訪雲裳。你們猜是誰？藍王引與王守迅連袂到雲裳舞廳去跳舞：：不過十分之九是擺測字攤。願袁美雲與倉隱秋勿誤會！

◆青年文化事業合作社爲使滬西區讀者便利起見，特在戈登路念二號（



扶搖直上……石萍

靜安寺路口）創立一最新型之書店，定名爲「青年圖書文具商店」，頃已開幕，影人往購參攷書籍者頗衆云。

明星綽號

湯傑	王先生
韓蘭根	砂皮
殷秀岑	殷胖子
洪警鈴	老狐狸
章志直	扭將

劉瓊	老劉
汪洋	死要錢
文逸民	老文明星
貂斑華	照片
包天鳴	快板
嚴幼祥	小開
路明	微官
倉隱秋	傻大姐
王次龍	王老五
陳鏗然	八万
北平李麗	女間諜
岳楓	岳老爺

孫敬	牛奶大王
王元龍	老四
卜萬倉	老卜
白雲	娘娘腔
應雲衞	小買辦
張琬	皮夾子
王守迅（即王龍）	小王
鄭應時	拍拉通
李英	小白李
史東山	小鬍髭
尤光照	李阿毛
嚴化	唐伯虎
方沛霖	阿方哥
見寸	小老蟲

王先生日記

第十四章 楊傑

劇務部高先生跑來問我借汽車，因爲公司裏改變作風，客串一部時裝影片，戲中需要一部小型汽車。寶貝汽車搬上銀幕，當然滿口答應，毫無異議！我對他說：『出租汽車，每小時六元，同業公議，豈能破例，而且我這輛汽車，完全以公館姿態演出，黑底白字啊！』接着又說：『老高！鬧着玩，可不能作眞啊！』答應朱三小姐買給她一雙絲襪，何不趁空到去買了、以守信用。出門口，叫黃包車到新新公司。不料不甚遠的路程，黃包車夫竟索價三角。我暗忖，這車夫交關辣手，不妨給他一點苦頭嚐嚐。立刻跳上車子，叫他拉走。到了新新公司，叫他在門口稍等，便進去買了東西立刻出來，叫他再拉到永安公司。頂要緊不使他起疑心，表示我誠實可靠；他以爲今天拉着一位類似外國水手般的慷慨顧。所以三步併一步特別賣力，開足快車！進了永安公司，我好像進了預先擺好的天門陣；對不住那位『照我牌頭』的黃包車夫了。西邊門進去，東首門出來。我時常想討人家便宜，苦得討不着，今天却討了黃包車夫的便宜，免費乘車。假使那拉黃包車的是小陳，邪是多麼好啊！

五味教科書

第十三章 ·安克執筆·

有友人過港來滬者，問之「恐怖」情形如何，則答曰：「其實和上海不相上下，正如香港人把上海想像得非常可怕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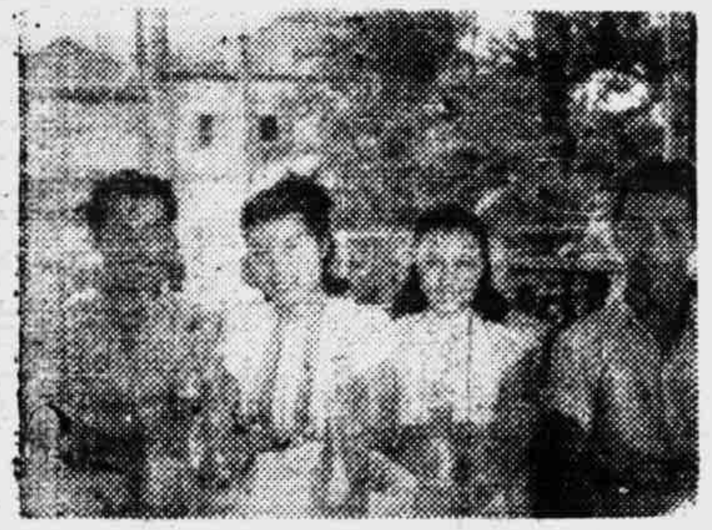
因之想到「想像」者往往超過現實。

常聽到一些年青的朋友，走到遠方而彈回來的事；這種人病急性，不吃苦確然有之，要之預先把一切想像得太好之故。

對於人也如此，不聽到甲說某大家虛僞，便是某乙大嘆對某專家失望。

想像可有，而不能脫離現實，新世界從舊世界中產生出來，「止於至善」是需要時間的；一看描寫得生動的通訊，再加上自己想像的渲染，以爲理想的世界能如「飛來峯」一樣一夜飛來者，誠僞爪也。

至於人，從泥土里出來的自然不免有幾分「俗」氣，不能要求他一天到晚儘如文章中寫的那樣「脫俗」。學生們頗多羨慕名人，愛識名人者，等到一熟，正見此等人是第一流凡夫。於是失望焉，「嗚呼」焉，搖頭焉，甚至爲國家前途「悲觀」焉……其實可「悲」的是他那種太「天眞」的想像啊。



喬奇·紫微·紅薇·嚴化·